

城大與我

趙文健

這些年來，城市大學與我的關係隨著歲月而改變，變得愈來愈親密。

回想我年紀還小的時候，我的姨母是住在西洋菜南街一幢唐樓裡的（現在那幢唐樓已經被拆掉了）。有一次，我跟家人到那兒探望姨母。我從窗外觀看，發現馬路對面的旺角中心之外牆上，有「香港城市理工學院」幾個字。我心想：「理工學院不是應該有自己的校舍的嗎？為何會在商業大廈裡的呢？……咦？這裡會不會是她的分校呢？……其實能夠在旺角上課，倒也頗為方便吧！不知我長大了之後，有沒有機會到那裡讀書呢？」當然，後來我比較年長的時候，才知道這就是「城工」的臨時校舍；而當時的師兄師姊，要擠在大廈裡小小的地方上課，的確頗為辛苦。

後來，我快要高中畢業，需要決定選報哪些大學課程時，由於自問成績普通，難以入讀「中，港，科」三大（後來才知道收生成績因個別課程而有分別），故此主要挑選了「城，理，浸，嶺」四大的課程。另外，有一位朋友告訴我，城大的「公共及社會行政」課程很好，畢業後出路很廣（不是廣告，是真的），所以我也選擇了它。高考成绩公佈後，我的成績平平，故此特別把這課程的排名提前至首三個志願之內，希望有較大機會入讀。公布派位結果的那一天清早，當我在報紙上看見有自己的編號，代表我能夠成功入讀

這個課程之時，我實在興奮得想尖叫！就這樣，我幸運地正式成為城市大學的學生。

從九六年到九九年之間的三年大學生活裡，我漸漸建立了對大的歸屬感。當然，最初有一段艱苦的適應期：交通方面，每次從位於屯門的家到城大，要花一個小時（每天來回共二小時）。學業方面，從前在中小學是做「填鴨」，老師所教授的東西要「照單全收」；到了大學則要「反客為主」，需要自己主動去找資料，有疑難或意見的話要自己去找導師請教，還有機會自己決定是否上課（當然後果自負，而我本身是會盡力出席所有課堂的）。人際關係方面，從前的同學都是差不多類型的「純真少年」，而大學同學則各有不同的性格：有些是文靜的「讀書型」，有些是讀書及課外活動皆出色的「文武雙全型」，有些是課餘時忙於做兼職賺錢的「事業型」，有些是時常不知所終的「潛水型」……幸好有幾位友善的好同學彼此鼓勵，所以我不久便適應了在城大的生活。此外，由於要令每年數萬元的學費物有所值，故此我盡量在課餘時參加課外課程或活動，包括：交流團，普通話課程，體育課程，學生發展處的工作坊，普通話會話小組，各類公開講座，學生會全民大會……等等（但我沒有「上莊」，因為知道會很辛苦）。這一切除了令學費「值回票價」之外，更實在幫助我擴闊視野，令愚昧無知的我眼界大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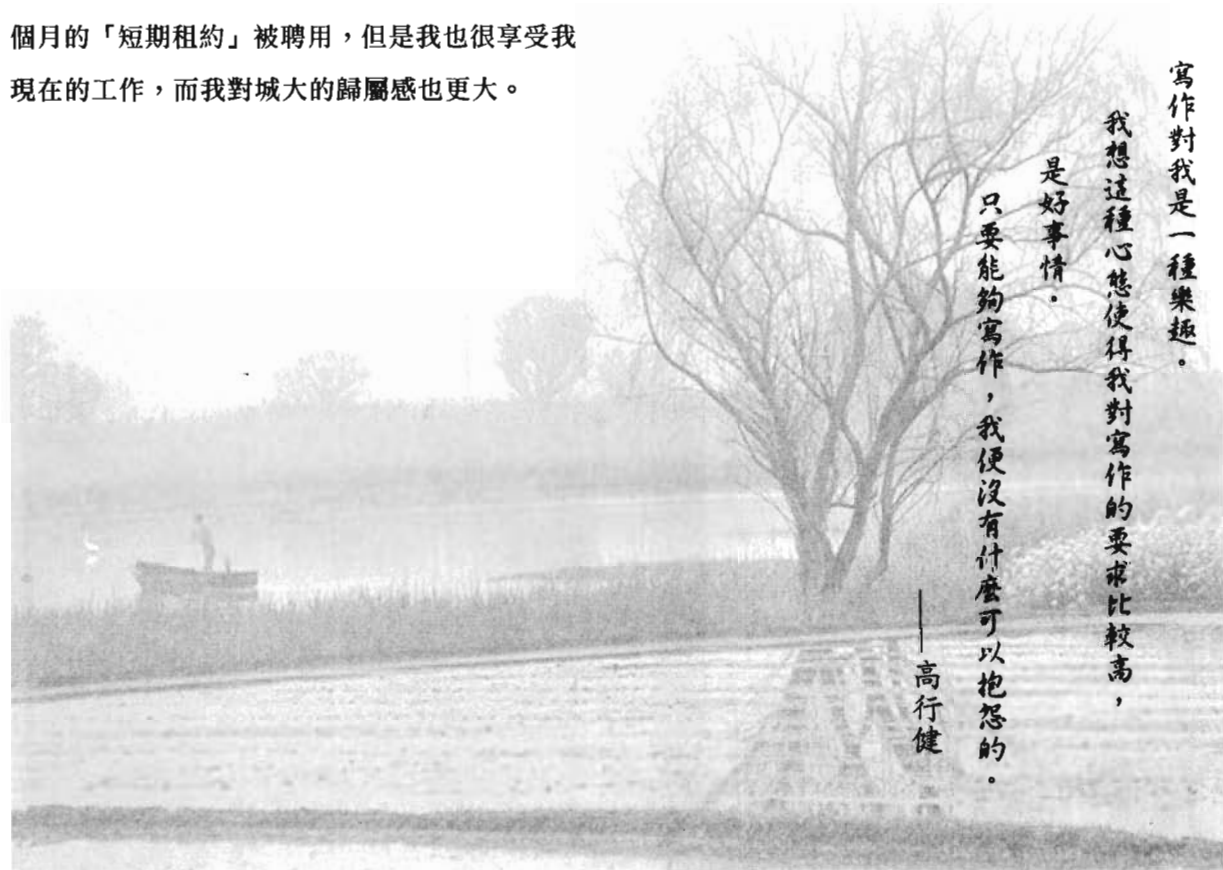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年中，大學生涯接近尾聲之時，我開始參與系內畢業同學錄的製作。當中雖然歷盡艱辛，一再被迫延遲出版日期；猶幸其他參與製作的同學有不屈不撓的精神，堅持繼續製作，還有不少老師及同學支持，樂意提供稿件與相片。結果，同學錄內容在十一月左右大致完成；然而因檔案格式出現問題，現在找到第三、四間印刷商才似乎有點眉目，還正在等候消息。（借此機會謹向我系老師及畢業同學致歉。）

此外，去年七月初，我在系內通告板上，發現有臨時研究助理的招聘通告。我抱著「姑且一試」的心前往應徵，結果有幸被聘用，當上了法律學院的研究助理，直至如今。城大就此變為我的僱主。我的上司是一位友善的助理教授，她只要求我每天做好適當份量的工作便可以，而其他同事也很友善。因此，雖然我只是以每期兩、三個月「短期租約」被聘用，但是我也很享受我現在的工作，而我對城大的歸屬感也更大。

回顧著這些美好的時光，教我不得不感謝我的救主耶穌，他藉著聖經中使徒保羅的話如此教導我；「要常常喜樂，不住的禱告，凡事謝恩，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。」我認為不論大家是否基督徒，都應該抱持著積極、樂觀的態度過活，那樣才會不枉此生！謹在此向大家送上某航空公司的一句很有意思的宣傳句語：

「積極進取，飛越更高理想」

願與城大師生共勉之！



寫作對我是一種樂趣。

我想這種心態使得我對寫作的要求比較高，

是好事。

只要能寫，我便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。

——高行健